

“伟大社会革命”论的生成逻辑、 科学意蕴及其时代价值*

黄进华

【内容提要】 社会革命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根本命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一个重大命题，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更是一个困扰无数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社会主义难题”。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伟大社会革命”这个科学命题，精辟地阐述了“伟大社会革命”论，站位高远、内涵丰富、蕴意深刻，准确地解答了“在新时代是否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在新时代怎样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两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之问”，对于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破解“世界社会主义难题”奉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 “伟大社会革命” 习近平 新时代之问 世界社会主义难题

作者简介：黄进华（1976-），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特邀研究员（黑龙江哈尔滨 150020）。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伟大社会革命”这一科学命题，并作出了深邃思考和精辟阐述，其内涵丰富而深刻，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之问”，具有重大时代价值。

一、“伟大社会革命”论的生成逻辑

“伟大社会革命”论出场的理论逻辑醇厚、实践逻辑坚实、时代逻辑精准，蕴含深刻的生成逻辑。

1. 理论逻辑：传承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之“脉”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追求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的根本转换，成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手段和环节；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变革时代”，“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在社会革命推动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人类社会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成为“历史的火车头”

*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创新支持计划专项建设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历程研究”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课题“‘伟大社会革命’论的生成逻辑、科学意蕴及其重大意义”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①。

以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为主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强大思想武器，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发现新世界——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真理，科学地回答了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进行社会革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革命”等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基本问题，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日益凸显，其基本矛盾难以调和、阶级对立渐趋紧张、社会现实普遍异化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变成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②，所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彻底的社会革命：在开展政治革命夺取政权（这是“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③）后，实行“革命专政”^④，并分阶段、有步骤地改造全社会，“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认知图景中，无产阶级领导（通过其先锋队——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应当分为“两步走”：（1）开展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2）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20世纪初，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并指明先夺取政权、再发挥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路——“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⑥，造就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前提。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在东方国家进行社会革命的道路，并积累了宝贵经验。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挫，但十月革命的精神永不泯灭，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改造社会，并呈现新面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提出要“以苏为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领导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⑦，并创立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

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理论画卷，为“伟大社会革命”论的产生提供了博大深厚的理论基础。

2. 实践逻辑：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90多年伟大社会革命实践

作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之初就明确宣布“党的根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4、161、3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605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7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113页。

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①，义无反顾地开启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征程。

面对“敢不敢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面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领导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取得巨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四个伟大”，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和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90多年风雷激荡，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破解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为党对伟大社会革命认识的飞跃提供了强大实践源泉。

3. 时代逻辑：回应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革命的迫切需要

时代是思想之母，“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②，因而时代需要构成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泉，新理论在回应时代需要中出场，而这就是推动新理论生成的时代逻辑。每个时代都会提出反映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重大课题，即反映时代需要的“迫切问题”，这“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③，蕴含新的理论生长点。“伟大社会革命”论应时而生，就在于深刻把握推动新理论生成的时代逻辑，科学回答“新时代之问”，精准回应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迫切需要。

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④——社会主义时期，并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基础，预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⑤，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同时，他们认为，俄国等东方国家有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⑥，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

基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回答了无产阶级“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囿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没有经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页。

的实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更不可能进一步思考东方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推进社会革命”的问题。“确切些说”，他们只是指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①，也就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这两个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特别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影响很大。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推进社会革命”的问题，认识到这一革命需要“很长的时期”，“不能用我们进行军事工作的那种速度和在那种条件下来进行”^②，却因他去世过早，来不及深入探索；此后，斯大林等人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探索，取得一些经验，但也犯了严重错误。由于苏联东欧国家混淆“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前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是有待于‘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③，始终未能真正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推进社会革命”的问题，以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进而“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并“土崩瓦解”^④，前期政治革命的成果随之夭折。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堪称“世界社会主义难题”，困扰着无数马克思主义者。那么，究竟难在哪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⑤，具有彻底性；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首先发生在“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⑥、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要在“有待于‘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⑦条件下进行社会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⑧。这种彻底性和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特别是东方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是一项伟大而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艰难程度旷古未有：必须征服无数高山险峰，“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⑨；必须审时度势，科学把握“行动哲学”，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实事求是，讲究科学的工作方法和策略，警惕并纠正种种错误倾向。

总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特别是东方国家这一革命的内涵极其广泛而深邃，但归根结底，要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进行社会革命？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推进社会革命？这两个根本性问题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前者指向其必要性，后者指向其可行性，二者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必须统筹破解，构成“世界社会主义难题”的两大难点。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矢志不渝地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不断书写光彩篇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1页。

③ 陈学明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8页。

④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⑥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9-360页。

⑦ 陈学明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8页。

⑧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0页。

⑨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9-400页。

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①。在这个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深刻思考两个重大而紧迫的新时代课题：一是在新时代是否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二是在新时代怎样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两个新时代课题带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实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呈现，构成一个“新时代之问”，能否科学回答，关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在新时代的兴衰成败。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擘画，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应当分为“两步走”——先开展政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②，加之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一些人误以为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画地为牢地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局限于政治革命一隅，并将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实践与建设实践、改革实践相对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问题上产生了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是“左”的倾向，表面上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却颂扬“文革”，宣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陷入“革命万能论”的窠臼，企图以革命实践来否定建设实践、改革实践，实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推进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发难，通过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混同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来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可行性，必然会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引入歧途。第二种是右的倾向，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只能一次性完成，在政治革命胜利后应当“告别革命”，或者借口“反思革命”，希图以建设实践、改革实践来否定革命实践，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实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发难，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势必会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导致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半途而废。这些认知虽然错误，但从反面印证了“伟大社会革命”论在新时代生成的艰巨性和紧迫性。

面对国内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特别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种种错误认知，能否把握推动新理论生成的时代逻辑，聚焦“新时代之问”，回应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迫切需要，引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砥砺前行，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胆识和智慧，使得“伟大社会革命”论的产生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二、“伟大社会革命”论的科学意蕴

“伟大社会革命”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在意蕴，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

1. 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这个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伟大社会革命将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实践有机贯通，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等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整体、发展整体、实践整体和理论整体。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发展阶段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性质和内涵有较大不同，但这些伟大实践沿着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渐次展开，沿着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接续前行，都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归根结底，伟大社会革命的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① 习近平：《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人民日报》2018年7月5日。

②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而党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致力于妥善解决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较之以往社会革命，伟大社会革命之“伟大”在于：放眼历史长河，伟大社会革命“永远在路上”^①，构成中国共产党永恒的主题；透视社会变迁，伟大社会革命贯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基于哲学视角，伟大社会革命是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辩证统一。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伟大社会革命 97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只有放宽历史的视界，才能振叶寻根，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源源不绝的原动力支撑。习近平总结历史经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发之根和演进之源——“是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97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这“五个得来”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根”和“魂”，准确地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蓄能发力的渊源，而“伟大社会革命 97 年的实践”，包容涵括“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 70 年的持续探索”，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②的关键一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坚实的根脉。

回望来路，是为了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儿来、往哪儿去”^③的前进逻辑，摹画和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正确方向。从伟大社会革命 97 年的实践中，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孕育醇化的历史根基、历史源流、历史脉络，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而形成的正确道路和历史选择，从而在认清历史大势中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深刻地揭示了伟大社会革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业之基、发展之本和成功之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业之基——既往的伟大社会革命。经过 90 多年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结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硕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本——传统伟大社会革命历史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统筹推进“四个伟大”，就是在既往伟大社会革命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

①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②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③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伟大社会革命“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①，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伟大社会革命在新时代的展开、深化和丰富：必须有科学思想引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指南；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理解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步走”的新战略，以及新的顶层设计赋予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从发展目标到发展战略、从发展理念到发展方式、从发展路径到发展节奏的崭新内涵；必须正确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奋力夺取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新胜利。

4. 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一切伟大事物都矗立于暴风雨中，而伟大社会革命亘古未有，注定要经历艰辛而漫长的征途，必须有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社会革命为天职，而开展自我革命是党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必然要求，为党持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提供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将自身锻造成为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是一个世界性挑战，因为自我革命注定是世界上最为深刻、彻底的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也是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不断探索自我革命路径、完善自我革命内容、丰富自我革命举措而达到自我革命的目标，取得伟大成就，构成党长期奋斗历程的基本线索。“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对于深化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自我革命根本任务是“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新时代，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中国共产党要勇担“四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握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锻造伟大社会革命坚强领导核心，“把党的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③。

党的自我革命根本之策是抓住“关键少数”。要进行好伟大社会革命，关键在党勇于自我革命，关键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关键要做到“五个过硬”——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这是为“关键少数”量身定做的五条关键标准，旨在通过革命性锻造将“关键少数”锤炼成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力量。党的自我革命千头万绪，必须突出重点，对“关键少数”严格要求，等于抓住“牛鼻子”，体现抓住事物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领导干部，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担当领导责任和示范责任，形成头雁效应和涟漪效应，发挥以点带面和纲举目张的效果，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共同投身于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实现“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的辩证统一。

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从根本上说是以“红船精神”为主要DNA和标识的革命精神。在伟大社会

①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②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③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革命征程中，党带领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铸就伟大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并融入骨髓，成为党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接续前行的不竭动力。在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党提出空前的新挑战新要求，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更加复杂、严峻，“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破坏性”。面对党的自我革命这个世界性挑战，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①，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②！

5. 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也正步入一个各种风险挑战叠加的风险凸显期。面对新时代不容错过的历史机遇和不容回避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结忧劳兴国和逸豫亡身的历史智慧，强调“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以深邃的战略洞察力告诫全党：“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并深刻地阐述了“四个不容易”的历史铁律：“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所以“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国共产党人要以史为鉴，汲取中国历史周期率的经验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心怀忧患，掌握底线思维，“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好的结果；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切实提高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意识和能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③。

三、“伟大社会革命”论的时代价值

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对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对时代本质的深层次阐释”^④，而这也是科学理论的时代价值所系。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习近平精辟地阐述了“伟大社会革命”论，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之问”，具有重大时代价值。

1. 准确解答“在新时代是否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一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明确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革命的目标指引

准确解答这一课题，是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根本前提。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⑤，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⑥，明确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

①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②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③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④ 金民卿：《重大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党建研究》2018年第7期。

⑤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⑥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件下的社会革命的目标指向。

心中有理想，行动有方向，脚下有力量。作为终极目标，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伟大社会革命始终发挥引领作用，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现阶段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理想”成为指引伟大社会革命的航标灯，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社会革命征程上奋勇前进：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这“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梯”^①，然后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特别是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

2. 准确解答“在新时代怎样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一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明确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行动路径

准确解答这一课题，是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擘画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行动蓝图——“三个一以贯之”。

第一，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旗帜和道路。旗帜指引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社会革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永远排在第一位，而这也是解答“在新时代怎样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课题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举起正确的旗帜、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革命道路并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社会革命征程上奋勇前行，特别是“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顺应人民期待、合乎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②，并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③，必须顺应伟大社会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把握好方向盘，既不能走关门造车、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奉西方模式为主臬而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④。

第二，一以贯之地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两个伟大革命”一起抓，明确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是最为深刻、彻底的社会革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而这也是解答“在新时代怎样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课题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只有聚焦伟大社会革命的深层内核——领导核心，才能释放强大生命力，为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保证伟大社会革命永远浩荡前行。

习近平深刻把握“两个伟大革命”的内在关联，牢牢聚焦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深层内核，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伟大革命”相辅相成、协同推进的重大论断——“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⑤，其战略考量是将“两个伟大革命”辩证统一于实现党领导的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胜利的思想和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发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决定性作用，确保党始终成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而党领导的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③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④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⑤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追求和目标指向，也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深厚沃土和坚实依托。

第三，一以贯之地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明确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必须掌握的科学思维方式和正确的工作方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①，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史无前例，充满深刻性和艰巨性，要在漫漫征途中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做好修“桥”造“船”的工夫，掌握科学思维和正确的工作方法，而这也是解答“在新时代怎样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课题必须解决的重要方面。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居安思危——“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将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提升到空前高度，并科学分析新时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风险挑战，在指明主动有效地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的基本思路的同时，坚守原则底线，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于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面临风险挑战的预判力和掌控力，对在新时代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②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路人，习近平传承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之“脉”，植根中国共产党人赓续奋斗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聚焦“新时代之问”，“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③，郑重提出了“伟大社会革命”论，向历史、人民和新时代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一方面，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伟大社会革命”这个科学命题，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发展赋予新的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有力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另一方面，习近平精辟地阐述了“伟大社会革命”论，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之问”，精准回应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的迫切需要，对于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破解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革命这一“世界社会主义难题”展示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2] 王伟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5”重要讲话精神及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理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魂》2018年第6期。

[3] 徐光春：《伟大的社会革命与伟大的自我革命》，《求是》2018年第7期。

[4] 侯惠勋：《真正的社会革命必然是意识形态革命——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周年》，《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5] 辛向阳：《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政治动员令》，《新华日报》2018年1月22日。

[6] 徐奉臻：《进行社会革命须一以贯之》，《光明日报》2018年4月3日。

（编辑：张 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②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6页。